

楊沫文集

楊沫 / 著

卷  
三

# 英华之歌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这本书与《青春之歌》、《芳菲之歌》组成了“青春三部曲”。这部长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历史画卷，小说围绕着严酷的抗日斗争和党内斗争，展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中国言实出版社



杨沫文集

英华之歌

杨沫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沫文集. 3, 英华之歌 / 杨沫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171 - 1044 - 6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3129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33 印张

字 数 42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044 - 6

# 目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8
第三章 .....	14
第四章 .....	22
第五章 .....	31
第六章 .....	39
第七章 .....	46
第八章 .....	52
第九章 .....	62
第十章 .....	70
第十一章 .....	75
第十二章 .....	82
第十三章 .....	89
第十四章 .....	98
第十五章 .....	106
第十六章 .....	115
第十七章 .....	122
第十八章 .....	130
第十九章 .....	136

第二十章 .....	145
第二十一章 .....	152
第二十二章 .....	159
第二十三章 .....	166
第二十四章 .....	172
第二十五章 .....	181
第二十六章 .....	190
第二十七章 .....	197
第二十八章 .....	205
第二十九章 .....	211
第三十章 .....	219
第三十一章 .....	226
第三十二章 .....	233
第三十三章 .....	238
第三十四章 .....	246
第三十五章 .....	253
第三十六章 .....	259
第三十七章 .....	268
第三十八章 .....	274
第三十九章 .....	280
第四十章 .....	287
第四十一章 .....	294
第四十二章 .....	300
第四十三章 .....	310
第四十四章 .....	319
第四十五章 .....	324
第四十六章 .....	335
第四十七章 .....	341
第四十八章 .....	350

第四十九章 .....	356
第五十章 .....	363
第五十一章 .....	371
第五十二章 .....	379
第五十三章 .....	385
第五十四章 .....	393
第五十五章 .....	403
第五十六章 .....	412
第五十七章 .....	420
第五十八章 .....	427
第五十九章 .....	433
第六十章 .....	441
第六十一章 .....	451
第六十二章 .....	460
第六十三章 .....	466
第六十四章 .....	478
第六十五章 .....	483
第六十六章 .....	490
第六十七章 .....	495
第六十八章 .....	504
第六十九章 .....	509
第七十章 .....	514
后 记 .....	519

## 第一章

春天。干旱的北方平原依然一片肃杀。风，怒卷尘沙，砭人肌肤。临近黄昏，空旷原野上的落日，那么大，那么圆，晚霞满天，一片殷红。在黄沙滚滚中，九匹骏马踏着苍茫暮色，得得奔驰。

一匹棕黄色的骏马上，一位身着灰色八路军服装的女战士，围着一条白纱巾，握紧缰绳，顶着风沙策马驰骋。她的前后左右有几位也穿着八路军服装的男同志，簇拥着她。忽然，一座灰色的城墙，远远地矗立在战士们的前面。女战士把前倾的身子陡地直了起来，惊喜地扭头对靠近她的骑者说：

“鸿远同志，这就是安定县城吧？”

“是，我们马上就到目的地了。平原许多县城，先后叫敌人占领了，现在只剩下这一座还没有失守。看样子，敌人回师敌后，这一座恐怕也难保住了……”曹鸿远满脸灰尘，骑在马上，转了话题，“路芳同志，你到过这个地方么？听说你过去在这一带当过小学教师。”

“我在定县当过小学教师。可是，没有到过安定县。”

“你听说了吧，你的老朋友岩烽——也就是当年的卢嘉川，已经在这一带做军事工作了。”曹鸿远望着灰色的天空，又望望前面矗立着的巍峨的城墙，扭头对路芳说，“我们不久就会见到他。说不定今天就能见到他呢。”

道静听到卢嘉川的名字，心似乎被什么重物狠狠敲击了一下，她沉默了。飞沙仍然不断向脸上冲击，扬起的灰尘呛嗓子，她全然不再感觉。

几年杳无音信，原以为他死了。前几个月，她从北平和曹鸿远一同奔赴边区时，在夜行军中，他们意外地邂逅了！他带领部队及一批地方干部到铁路东去开辟游击战争。由于情势紧急戎马倥偬，他们只匆匆一面，说不上几句话，就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分手了。从此，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

将要走进开着的城门洞，他们的马被拦住了，道静从迷惘中清醒过来，一种新奇的喜悦抓住了她。

守卫城门的八路军战士拦住人和马，查询他们一行的身份。曹鸿远自我介绍说：

“我是到这个县工作的县委书记；这位女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我们九个都是派来这县工作的干部。”

守卫城门的卫士检查了证件，放他们进城。

一进平原县城的街道，道静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多么动人心魄的景象啊！临街房屋的后墙上，被雪白的大字涂写满了，一个字一个字都闪现着异常迷人的魅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民族动员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

道静望着这些大字标语，不知怎的，眼里突然充盈了泪水……

几匹马在暮霭沉沉的街道上驰过，引起熙来攘往的行人的注意。

“瞧，那位大姑娘多俊呀！”

“看她骑在马上，披着大氅，围着白色围巾，多么像是《昭君出塞》里的王昭君呀！”

进城前道静已用毛巾把脸上的尘土擦净，把军帽、军衣上的灰尘掸掉。因为热了，她把军衣披在身上，一条白纱巾，像飘带般在白皙的脖颈上随风飘动。她美丽、英爽的容貌立即引起行人的注意。但她



却不曾注意行人的品头论足，只是被县城里生机勃勃的抗日气氛感动着。她的情绪、她的一颦一笑都被傍她而行的曹鸿远看在眼里。他心思缭乱地想：她多么像柳明，太像了！人们会说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对，昭君出塞——她如果不是穿着军装，如果抱着琵琶，如果出现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里，那么，她的美貌会更加突出……柳明和她一个样儿。不知她现在会不会也在这个县城里？在那个夜晚的行军中，林道静遇见了卢嘉川；曹鸿远遇见了柳明。可是匆匆一面，战争迫使他们顷刻便伯劳东去燕西飞。

这一行人还没到达县政府（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县衙门），只见斜刺里闪出几个人来，一色灰军装，灰棉军帽。为首的那个稍矮、微胖、圆头的人，首先笑向林道静，然后向曹鸿远点头，伸手：

“小曹，恭喜你！听说你来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太好了，对这片新开辟不久的地区，我正愁孤掌难鸣呢。”他转向林道静，“路芳同志，认识我么？我叫常里平，比你们早来两个月，现在担任县长。你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吧？你们这批干部一来，安定县的工作，肯定会大踏步向前，可喜，可贺！”

乍到的干部们，一齐跳下马，上前和常县长握手。常里平笑容可掬，领着他们走向高台阶的县政府。他挨近林道静走着，热情地在她耳边低声说：

“路芳同志，你听说了么，江华同志很快也要到平原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已经多年不见了，这回可该是‘久别胜新婚’啦……”

道静惊讶地望着常里平的圆脸，轻声说：

“常县长，你的消息真灵通！我从边区来，怎么都没听见这个消息，这可靠么？”

“可靠，可靠。路芳同志，真为你们高兴，我同江华同志早就认识，关系很好。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听说要来担任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太好了！太好了！”

曹鸿远见常里平不理别人，只顾和林道静说话，心里有点反感，却不便露出。快走进大堂了，才瞅个机会走近常里平问道：

“常县长，请问你，柳明同志分配在哪个县工作，你知道么？”

常里平的脚步立刻打住了。瞪大两只圆眼睛，瞟着曹鸿远：

“噢，柳明同志嘛，就在这个县，她分配在县妇女救国会工作。怎么，你会不知道这情况？”

鸿远摇摇头，轻轻嘘了一口气：

“她怎么没有来接接她的姐姐呢？”一伸手指向林道静，“老常你看，她们长得多么像姐妹俩。”

“哈哈！”常里平仰头笑了起来，“她和姐姐不熟，倒是该来接接她的哥哥。可惜，她昨天下乡去了。”

鸿远听出常里平的话里带刺，仍然问道：

“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一回来，请你告诉她，我们来了。”

“一定，一定！”常里平连声答应。大家相跟着走进好像办公室一样的大堂里，分别坐在一排太师椅上。常县长的勤务员正要给来人沏茶倒水，一个小伙子忽然闯了进来，拉住林道静的手，喘吁吁地说：

“小林——林道静，你还认识我么？”

“罗大方，是你！你也到这个县里来工作了？”道静紧握住罗大方的大手，由于激动，脸微微红了。

“我早改名叫吴华林了。从监狱出来后就被父母逼着上了两年大学。还没毕业，‘七·七’事变一爆发，我就——”罗大方一指曹鸿远，“我就跟着他和一些同志来到边区，后来又来到平原。现在担任这个县的青救会主任。”罗大方不改当年的爽朗、豪迈，仍然热情洋溢。

常里平眯着眼睛，笑着，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说：

“路芳，原名林道静；吴华林，原名罗大方。以后怎么称呼你们呢？真名乎？假名乎？”

“以前在敌区做地下工作，不得不改名。现在，到了抗日根据地，到了我们自己的天下，我要把名字改回来——恢复自己的真名。”林道静刚说完，吴华林接上来：

“也斯，也斯！（英文‘对’的意思）常县长，我在你的属下挂个号，以后鄙人仍叫罗大方如何？”

“好！好！以后就叫阁下罗大方。”常里平满脸堆笑，一边连连点头，一边吩咐勤务员通知伙房开饭。他告知大家，伙房早已准备了丰

盛的晚餐，为新来的县委书记一行人接风。

林道静、罗大方、曹鸿远、常里平和另外五个干部一起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曹鸿远边吃边向常里平询问安定县的情况，常里平谈笑风生，说县里的形势很好，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工作也很好，很顺利，因为凡是中国人都愿意抗战嘛。鸿远、道静、罗大方都注意听着。

“请问你，老常，这一带敌情如何？有多少个据点、碉堡？敌人常出击么？”

曹鸿远的问话，似乎使常里平不大高兴，他翻着眼皮，放下筷子，然后扳着肥粗的手指，慢慢数着说：

“马官营一个，乐流一个，还有一个在县城的边缘叫驼里，从今年初到现在，敌人一共设了三个据点。当然，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点麻烦。”他轻轻嘘了一口气，收回手指。

“常县长，我也要向你请教。”林道静接着问，“全县一共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多少学生？还有多少知识分子……”

“哈哈，”常里平又笑了起来，还没容他回答，忽然屋门打开，一个女孩子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跑到林道静身边，一下搂住她的脖颈，激动地喊道：

“林姐姐，林姐姐！你也来到这个地方了！这是做梦吧，我们已经四年多不见了……”

道静站起身来，一把将身边的女孩子搂在怀里，两只明亮的眸子，宝石样闪着光：

“啊，小俞呀，俞淑秀！真是你？我也觉得好像在梦境中了。真没想到你也在这个县里工作。”道静凝视着小俞那张仍然充满稚气的脸，一种与好朋友意外相逢的喜悦洋溢心头。

“林姐姐，我多么想你呀！做梦都常常看见你，也看到林红姐姐——好像咱们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俞淑秀说着，清秀的脸上，泪珠在闪光。

“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监狱中的噩梦永远过去了。”林道静蓦然想起牺牲了的林红，不自觉地摸摸还穿在身上林红牺牲前

送给她的红毛线背心——她是那样珍惜它，喜爱它，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穿着或带着它。

桌上还没有吃完饭的几个男同志，望着这两位年轻女同志情感浓挚地相互搂着、说着，有的莞尔而笑，有的惊异地睁大了眼睛。道静不好意思了，向常里平和几个男同志解释说：

“我和俞淑秀是在一九三三年同住在北京一个监狱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她才十四岁。难友之间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扭过头来深情地望着俞淑秀，“你还叫俞淑秀么？改没改名字？”

“在天津当工人的时候，改过名字。可是，回到家乡，就又改回来了——林姐姐，你大概不知道，我就是邻县佛头村的人呀。‘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到了家乡。今年春天，八路军过来了，我就参加了工作。我常打听你的下落，总打听不到。今天可见到你啦！我现在担任……”

罗大方伸出拳头，阻拦小俞：

“密斯俞，不要卖膏药了，我替你说了吧：现在担任安定县妇救会主任，跟咱老罗同是群众团体的小头目。”

“去你的！什么密斯、密斯特！你才是卖洋膏药呢。”小俞憨笑着，轻轻推了罗大方一下。

桌上吃饭的人全都笑了。常里平大概感到无聊了，忽然举着筷子，摇晃着圆脑袋吟哦起来：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常县长，我知道你能诗会画。可是……”小俞撅起嘴巴，把道静按坐在凳子上，抱着她的脖颈说，“瞧你卖弄什么？我和林姐姐是相逢，不是离别，你念的诗，文不对题！”

罗大方对小俞一伸大拇指：

“不简单，转瞬之间能挑出诗之文不对题。小俞，你不算工人，该算个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小俞当然是知识分子！”常里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两位女性已经寒暄过了，现在请大家继续用餐。林部长——”他扭向林道静，口角含笑，“你还兼任本县县委宣传部长，那太好了！抗战后，本地从大中城市回来的知识分子，大中学生还不少，你这位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

道静白皙的脸微微一红，短发向后一甩，微笑着摇摇头：

“常县长，别开玩笑！哪里谈得到什么英雄。初到抗日根据地，我对许多新的事物都不了解，希望你多帮助。”

“当然，当然，同志间自然要互相帮助，互相帮助嘛。”常里平笑着，对林道静频频点头。

道静忽然感到一种欣慰：看来，常里平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今后应当遇事多向他请教。

“老常，你谈的都一派大好形势。可是，自武汉失守后，敌人回师敌后，我们平原根据地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正面临严峻考验，许多县城都被敌人占领，现在只剩下安定这一座县城了。在这种形势下，咱们这个县是怎么准备迎接残酷斗争的到来呢？”饭刚吃完，有的同志喝茶，有的抽烟，曹鸿远却又向常里平提出了问题。

常里平略一沉吟，抬起圆脑袋，浮现出镇定自若的微笑：

“哎呀，老弟，真不愧是上过红军大学的，如此注重军事。你没有听说么，120师的贺龙将军已经来到咱平原，这些久经征战的老红军一到，咱平原根据地还怕什么？平型关大战不是歼灭了日本精锐的坂垣师团三千多人么！咱们就是不得已退出这座县城，可是，广大农村还是咱们的，群众又拥护咱们。老弟，放心吧，我比你早来两个多月，这县里情况比你了解——一句话，胜利在望！”

说到这儿，常里平翻着眼皮望着曹鸿远不说了。

曹鸿远也不再说话，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忧虑。

林道静心里也有不安：毕竟来到了环境残酷的抗日根据地啊！

## 第二章

披着美丽的朝霞，沐浴着和煦的春风，一队整齐的男女青年列队出发了。他们有的穿着灰色八路军军装，有的穿着各色长袍和西装裤。多数人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小旗；还有一部分人打着洋鼓、吹着洋号，浩浩荡荡地奔向城外的四乡。

柳明短发齐眉，灰色军装整洁合体。朴素的服装越发衬托出青春的美，见了她的人，都不禁有些惊异。他们先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庄，进了村就站在靠近街口的庙台上，一阵洋鼓、洋号吹打之后，立刻从街里拥出一群群的小孩子。

接着，村里又有个老头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面大铜锣，一边沿街走着，一边敲着大锣大声喊着：

“来听宣传罗！”“老百姓们出来——听宣传罗！”

不一会儿，就有许多老头、老太太和男人们走来了。紧跟着，又来了些抱着孩子的妇女。群众围在庙台前站着，望着庙台上的十来个宣传者，人人都瞪大了惊奇的眼睛。一个老太太扭头问她身边的一个老头：

“这是传——传教的呀？”

老头摇头、摆手，叫她少问。

看人群围得不少了，青救会的干部、苗虹的男朋友高雍雅第一个站在庙台的正中央，居高临下地对仰头望着他的群众，激昂慷慨地开始讲演。他高举着一只长手臂，双目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

“男女同胞们！青少年同志们！你们知道么，国难深重呀！日本帝国主

义者侵略我神圣国土越发猖狂，越发肆无忌惮了！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继而又伸长魔爪向华北进犯了。前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啊，满天乌云滚滚，啊，大地战火纷飞！中国的神圣的抗战爆发了……”讲到这儿，高雍雅为自己后面那几句‘充满诗意’的讲词陶醉了，忽然把长发向后一甩，冲着庙台下面的群众更加提高声音喊了起来。“同胞们，爱国吧！爱国呀！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必须爱国呀！不爱国就要当亡国奴的——明白么？那亡国奴的滋味是极其悲惨痛苦的！极其悲惨、痛苦的！极其悲惨痛苦的……”说到这里，他喘吁吁地说不下去了，好像唱机唱到最后一转，底下就啪啦啦、啪啦啦地重复着那句“痛苦的”、“痛苦的”声音。

柳明和同去的同志都站在庙台上。她站在高雍雅身旁不远处。一边听高雍雅讲话，一边注意观察台下人群的反应。开始的时候，她听高雍雅的讲话挺带感情，讲得不错。后来，奇怪，台底下的老少群众有的瞪着眼睛嘻嘻地笑起来，有的皱起眉头，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神色。那些调皮的孩子，更指手画脚地模仿高雍雅的讲话姿态。

一个中年妇女对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说：

“您看，他那头长发，真像个老娘儿们。”

老太太说：

“他叽哩咕噜说的是些什么呀？什么痛苦——痛苦的！他有什么痛苦呀？”说着老太太就要往回走。

“你们看他那眼镜子啊，眼镜子！这是个四只眼的眼镜先生呀！”小孩子嬉笑着，乱嚷着。

柳明是带队的，一看情况不好，就一个箭步站到台中央，低声对愣在高台上的高雍雅说：

“你休息一下，我来讲讲。”

“叫姐讲，你站到一边去！”一直咕嘟着嘴的苗虹，这时插了话。

柳明开始讲话了：

“老乡们，老大爷，老大娘们……”

小孩子们指着柳明的头发又嚷叫起来：

“快看呀，短毛刷子！毛刷子讲演了！”

群众要走的又回来了。有些老太太的眼睛又都惊奇地盯在柳明和其他女同志的短头发上。

柳明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的人讲过话，又碰到这么个尴尬场面，她的脸霎时红了，心有点跳。想着群众没文化，话要讲得通俗点儿。怎么通俗呢？她不知道，只好讲道：

“老乡们，我们是青救会、妇救会的群众团体。我们来向你们宣传抗日——就是商量打日本的事。打日本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胜利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要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你们就是群众，知道吧？老乡们，赶快起来参加抗日工作吧！你们都要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柳明讲到这里，注意看了一下台下的群众，觉得比刚才高雍雅讲话时的秩序稍好一点儿。渐渐，她的心安静下来，用一只手使劲扯住腰里的皮带，提高了嗓门。“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就穷凶极恶地开始向全中国进攻了！他们要灭亡全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柳明讲起抗战的历史，词多了，自己觉得越讲越流畅。可是台底下的人却一个两个地走了，三个四个地走了，越走越多；围着的人群越来越少。她忽然惊觉起来，急得改变了腔调喊道：“老乡们，快回来！快回来！还有重要的事情没说呢。”

一起来宣传的人，包括高雍雅、苗虹在内，也一齐高喊起来：

“回来！回来！乡亲们不要散呀，不要走呀！”

一个老头一边走，一边回头喊了一句：

“你们说的倒是好听！可咱没吃没烧的，这份日怎么抗呀？”

柳明泄了气，心里突然像塞上了棉花。但她还是把没讲完的话讲完。号召组织群众团体——村里的农、青、妇会和儿童团，希望抗日的群众踊跃参加。

第二天，他们又吹吹打打地来到另一个村庄，又占领了这个村的庙台。柳明又站在庙台上讲了一通抗日大道理，群众反映还是冷淡。

柳明心里更加不快，但执拗和好胜的性格，促使她继续咬紧牙关干下去。

第三天，他们来到秋水村，又开始了“庙台宣传”。这里群众的反



应比前两个村子好一些。

在柳明讲话的过程中，她注意到有少数群众是侧着耳朵注意听的。尤其有个十分面熟的汉子——他头上包着块白羊肚毛巾，腰里系了根麻绳，眯缝着眼睛，一直含着微笑望着她们一伙人。她感到这个人是在关切、重视他们的。她很高兴。突然想起来，这个人不就是不久前在这村里打仗时，那个为首来帮助部队的长工张景山吗？怪不得他与众不同呢。

当常里平带着民运队（一伙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跟随卢嘉川带领的大部队过铁路后，驻在安定县二区的秋水村曾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民运队的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曾分工把一部分人家的院墙或房屋打通。正当他们艰难地干着这些从没有干过的活时，忽然从已经空荡荡的村子里，跑出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来。他们扛着大镐、铁锹，来到民运队正在刨墙的几座院子里，高声喊着：

“你们累了，我们干吧！”

庄稼汉生龙活虎、粗壮有力，抡起大镐几下子就刨出一个能通过人的墙洞。为首的、干得最起劲的就是这个长工张景山。当时由于缺少工具，柳明、苗虹只能用手来扒、来捡拾那些砖头瓦块，个个的手都扒肿了。张景山雪中送炭，就在她们身边抡着大镐，很快挖通了准备巷战的工事。因此，柳明记住了这个人。战斗打响后，敌人一看是大部队，交锋不久就撤退了。八路军也没有追击。民运队挖、掏的那些墙洞也都没有用上。不过柳明他们在这里第一次体会到了战争的紧张与恐怖。

柳明站在秋水村的高台上讲话时，还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穿得干净整齐、细眉白脸的妇女也总闪着两只亮亮的眼睛，看着柳明微笑、点头。她觉得这位妇女也不错。另外还有一个胖老头，穿着黑布长袍，戴着黑缎子帽盔，他对高雍雅和柳明的讲话不断鼓掌，也引起了她的注意。柳明想：毕竟还是有进步的群众啊……

因为还要到别的村子去宣传，秋水村的宣传会就结束了。柳明走到庙台底下稀稀落落的人群中，首先问那个听讲积极的细眉妇女：

“你叫什么名字？”